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四季隨筆，秋之卷 / D. C. 皮阿提著；陳蒼多譯。

--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2001〔民90〕

面： 公分

譯自：An almanac for moderns

ISBN 957-733-540-3(平裝)

1. 生命科學—通俗作品 2. 生物學—通俗作品

360

90008665

四季隨筆——秋之卷

作 者 / D.C.皮阿提

譯 者 / 陳蒼多

發行人 / 王永福

出版者 / 新雨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 / (02)2978-9528 • (02)2978-9529

傳真電話 / (02)2978-9518

郵撥帳號 / 11954996

出版登記 /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 / 2001 年 7 月初版

定 價 / 160 元

◎劃撥金額 1000 元（含）以上者，郵資免費。

◎訂購金額 1000 元以下者，若訂購一本請外加郵資 40 元，訂購二本以上，請外加 6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藏蕭瑟的感覺，不再由你的感覺器官去感受，而只能由書本、網路及電影中去欣賞。這種隔絕容易使人對其他人或生命失去同感性，久而久之，所餘下的僅是孤立的個體及對自我的憐愛。

現在的兒童，除了偶而課程安排到野外踏青賞花、採集標本外，有多少人在平常上、下學途中，會為花園中開得正熱鬧的紫藤花駐足讚嘆，或在星期假日的野外郊遊時，有多少人會為觀察蜜蜂採蜜或螳螂捕蟲而蹲在小徑邊仔細研究？更不用說，有多少人會趴在家裡屋角觀察蜘蛛織網捕蠅蚊，螞蟻相互爭地盤、搬食物？雖然這些都已有偉大的自然學者做過仔細而詳盡的研究，但是比較起從書本、畫冊中讀來的知識，親眼見到螞蟻打架、螳螂待勢出手的架勢時的悸動，相信在幼童心靈上所產生的影響不可忽視。而他們在觀察時所表現的專注神情，則是另一種令人難忘的情景。

每天都有不少人根據自己的星座上網察看今天的運勢。試問，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星座在天上的位置？近年來，我們開始過所謂中國情人節，試問，有多少人知道天上銀河在何處，而牛郎織女又是如何被分兩地？如果你曾整夜在屋外觀察天上星象，看天上星座隨著時間由東往西移位時，就能夠體會何謂物換星移，為何古人以特定星辰出現時間來判斷季節變遷。

認識、感受你身邊的自然環境，獲取一些基本常識並不難。對生命萌發、環境變遷及他

為求一個可以永續發展，世世代代可以生活的乾淨環境，如何與周遭環境的一草一木和平共處，是從我們這一代必須開始做的事，同時也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從對周遭花草蟲鳥及生態的初步認識瞭解，進而體會自身與大自然相互依賴關係，人為大自然一部份的觀念才能深植人心。

台大農學院副教授

鍾德憲

四季隨筆



秋

典藏
系列

D.C. 皮阿提 ◆ 著
陳蒼多 ◆ 譯

推薦序

自然與人文的省思

試問，一位科學研究者，能否對身邊的環境敏銳而深刻的感受，卻以詩人般的感性抒發對大自然的讚嘆。試問，一位文學創作者，能否在對身邊花草鳥蟲所帶來的生命悸動有所感受外，也對生命運作的源由有所了解而產生對生命本質的景仰。《四季隨筆》讓你在翻開幾頁如日記般的吐露後，感受到兩者的融合。這樣的特質，逐漸在現在社會中消失，自然學者或博物學家幾乎已不存在，如今講究的是專門。科學進步所導致的專業分工，使得科學研究者鑽研於專門的領域，埋頭於試管、顯微鏡及電泳膠片時，卻忘記了春夏交會之時，實驗室外的杜鵑已開謝如時令，芭蕉梧桐也已準備迎接夏意，空氣中滿溢著生命的騷動。

在台灣這種亞熱帶地區，季節變化並不明顯，所以人們對季節輪換所帶來的變化失去感應，尤其是生活在柏油、水泥與玻璃帷幕所構築的都會區，更使人容易對大自然的變化採取漠然的態度。加上電腦科技的發展，人們習慣以螢幕與鍵盤與人溝通，一切可在虛擬世界中完成，更加速對自然生命的漠視。那春季萬物萌芽、夏季滿眼綠意、秋季飽滿豐收及冬季潛

種生物交互溝通的認識，能夠使你感受到成為大自然一份子的喜悅。亞里斯多德說：「當事情發生的最初你就知道時，你的瞭解將最徹底」。因此，當環境將有所改變時，與周遭一起成長的我們就能感同身受，尋找兩贏的解決方案。

二、三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另世人驚訝，也讓我們嚐到它所帶來的富裕與便利。但是生活品質是否相對提高，卻值得商榷。環境的污染及破壞，都在經濟發展的旗幟下被忽視，如今，我們逐漸遭遇到大自然環境的反撲效應（多數地區一雨成災、山區土石流、九二一地震災害等等）。下一個階段的經濟發展大家應記取歷史的教訓，否則我們將無所退路。二十一世紀是生物科技的世紀，國家政策的發展也正朝這方面努力，但是從報章媒體所做的報導及坊間流傳以訛傳訛的訊息中可看出，人們對一般生物知識的貧乏與無知，卻令人懷疑我們的努力是否足夠。生物科技的發展除了人才與資本這些必備條件外，一般大眾對自然生物的認識與體會，尤其是共同生活圈的觀念，更是不可或缺的。

只盼望，因需要再建一條公路或一座電廠時，主事者或工程單位能夠考慮是否會破壞某些動植物的棲息地或大家踏青賞鳥捕蟲的場所，而考慮到補救方案。若承辦單位忽略了，更盼望一般大眾意識到這種破壞而提醒他們。這一塊我們和代代子孫要生活的地方，並不是全力發展經濟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近年來，我們已嚐到過度發展所導致的環境反撲效應，

雨的人，似乎不去注意不曾發生暴風雨的秋分。他們只是告訴你：象徵秋分暴風雨的三個可怕男人今年遲來了。

從內陸生物學觀點來看，對於颶風的興趣是在於：颶風帶來有生命的「漂流物」。人們已經在颶風後做了這兒唯一的紀錄，記錄了奧都彭的善知鳥、李奇的海燕，以及夏威夷與威爾遜的海燕；而暴風雨之後跟著是陽光普照的天氣，結果使得所有疲憊的蝴蝶都喪命，使得秋天的育種以清新的面目出現。

花兒一樣迷人，有著金棕色的小穗狀花，以及款擺的橘色花粉囊；所有的植物在其暮年中都變成一種被太陽擦亮的青銅。

九月二十五日

現在是一年之中的富裕時刻，是豐收的時節。在此時節中，那些有蟻蟻出沒的涼爽食品冷藏所裡，舊瓦壺盛著奶油；在此時節中，鼎盛期的梨子長在古老的樹上，而古老的樹彎著腰，就像聖經上所說的，女人懷有身孕而彎著身體。在這片田野上，穀物聳立著，一堆粗糙的金色稻草，由於鬚鬚狀穀穗很是沉重，都在點著頭；就這樣，田野已經清除乾淨，一切的豐收成果都被送去充滿穀倉。

除了在陡峭、傾斜的「藍嶺」農場，人們在這兒看不到男人在孤寂的田野中以鐮刀收割，女兒們在捆綁穀束；也看不到成捆的小麥和松枝吊在門都打不開的農莊三角牆上方。但是，我們在豐收時節中，有我們自己的情景與聲音。我們有打穀機散發出隆隆聲與琥珀色的灰塵，有坐在車中的乾草堆上要回家的孩童傳來笑聲，有如畫的森林中的烏鴉與鸛哥在爭鬥，還有在蘋果壓榨機中滾動著的果汁。然後，夜幕低垂，工人睡覺。田野被剝光，只有蟋蟀在空無一物的草地所透露的午夜寒氣中吟唱著。

九月二十七日

現在，在南方可以看到「南魚嘴」這顆星星了。大部份的星圖都是爲倫敦或紐約的緯度而繪製，沒有指出這顆星星照耀著世界大部份地方時所顯示的亮度。星圖把這顆星星畫成在地平線近處低空滑行，如果是在地面亮光中，或在晚上的濕氣與霧中，則會處在半消失狀態中。在比較幸運的緯度地方，整個秋天都見得到它，在最高的時候，是升到地平線的三分之一地方。這顆天頂的星星照耀在我將永遠看不到的國度；它的名字是古代阿拉伯牧羊人天文學家所取的，那是幾千年以前，由於地球軸線的變換，在北半球比現在更容易看得到它。在羅謬勒斯（Romulus，古羅馬建國者——譯註）看來，這顆星高掛在天空中可能有六個月之久；在我們看來，它掠過地平線只有三個月的時間。這顆星星是我們人類的一位迷失的朋友，它的幽靈會回到我們身邊。這顆星星象徵對於過去時光的一瞥，對於萬物邊緣的一窺。

九月三十日

人們在德·佛利斯的時代之前，就知道突變了。達爾文與赫胥黎稱突變爲「飛躍」（salation），園丁與照顧動物的工人只知突變是「畸形物」。雙重玫瑰是畸形物；其雄蕊已轉變成花瓣，結果當然是無法有效地自我繁殖。是的，大部份的畸形物似乎在某方面顯然不利於永久持續下去。大自然對待畸形物的方式時常是：除掉它們。色斯·萊特（Seth Wright）的有名的C形腿綿羊，無法跳越牆壁，因此不利於麻州的牧羊人，但卻以人工同種繁殖的方式持續下去，不過只有在受保護的馴服狀態下才可能。在有直腿與長牙的野狼的世界中，長身短腿的綿羊是無法活很久的。

如果我們對於突變採取一種比德·佛利斯更溫和的立場，只認爲很漸進的改變在有機體的內部發生，一連串的細微變化逐漸累積動力，那麼，我們就很可能成爲突變學家，但這樣也只不過是主張達爾文與拉馬克的論點。重要的一點是：去發現什麼原因，引起「生命樹枝」產生這種緩慢的彎曲現象。

十月一日

現在，秋天的色彩得意洋洋地昂首闊步。森林那麼寂靜地聳立著，在無瑕的藍天襯托下，似乎像染上了顏料的窗戶，意圖代表歷史的一切財富與展示——尖窗燃亮著喇叭天使；徽章與紋章閃閃發亮；複雜的燈飾纏繞著樹葉；深層的神聖金黃隱藏在世俗的深紅之內；散發出柔和亮光的聖餐杯，鑲飾著紅寶石與黃玉；還有銅色的布匹與綠色的古尺，朱紅的刺繡，以及從大桶蕃紅花、泰雅紫與菩提樹染料中取出的捻線。

北方的森林，從其他地區的土中偷取了秋日榮光的聲譽。但是這些森林——楓樹、樺樹、白楊與山梨——擁有了什麼東西，是我們所沒有的呢？或者這些森林中的火紅茱萸、越橘或黑莓，擁有了什麼東西，是我們所沒有的呢？我們擁有了它們所具備的一切色彩，且色彩更多種；是的，是我們的植物中的熱帶元素，提供了最眩目的燦爛。我家門前的山茱萸，以及山谷對面的柿樹，閃亮著一種陰沉的怒氣，像那種會永遠常青的樹葉——如果可能強迫這種樹葉變成冒煙木炭的顏色。黃樺與不毛的橡皮樹，喧騰著橘色

與深紅色；奇異的蘇合香，長著星形的葉子，在深紅與朱紅中歡躍。這種蘇合香，像金色鬱金香樹葉一樣，外表像是一種不真正屬於今日世界的植物。

事實上，這些樹就像我們這兒的很多樹一樣，都是好幾代以前的大家系中唯一的殘存者。「第三紀」(Tertiary)想必享受過什麼秋天，當時，那種現在已成化石的樹葉，熾燃著只能加以想像的色彩——熾燃在一個世界中，裡面沒有人類來敘說這個世界很美。

時過去了，仍然一副很有耐性的模樣；同時牠的配偶那種令人難以相信的生殖力——那些卵——就像麵包一樣散佈在水上。牠時常轉過頭，幾乎是三百六十度，也許在監視著，嚴防敵人干擾這種儀式。

如果藉著一隻蜻蜓的一百隻複眼去拍攝一張照片，就可以顯示出同樣東西的一百種影像——或者說，當這張照片掠過我們眼前，記錄在腦中，它看起來會是如此。但是，蜻蜓如何看東西呢？或者勿寧說，牠對東西的想法如何呢？牠是看到一百個妻子呢？或者存著一夫一妻的想法呢？牠是追逐一百隻蚊蚋而結果只吞嚥一隻嗎？

地，以播種的方式開創果園。他認為剪枝與接枝是不道德的，違反上帝的旨意。他輕視園藝學的經驗，對於蘋果樹的慈悲心似乎激發了他的內心，他虔誠地相信：我們不應該剝奪蘋果樹正規的性繁殖能力。沒有紀錄顯示：有任何女人曾眷顧衣衫襤褸的可憐的姜尼。六十五歲時，他走了一百哩的路到他的一處果園，結果勞累而死。他無疑是很瘋狂，但聖保羅會贊同他的，還有惠特曼以及阿西西的聖芳濟（Francis of Assisi）。

十月七日

粗皮胡桃樹的葉子在農場門旁捲曲，一副焦乾頹塌的模樣。白楊樹拋下圓形的金葉，像是很多磨損的硬幣，不能用了，被收回到大地的大銀行中——國庫的管理員會這麼說。草兒也變黃，或變成棕色，而喘著氣的兔子，甚至輕步輕盈的兔子，也發出沙沙聲，跳躍穿過荒涼的葉片，穿過乾池塘四周蘆葦的空心莖。

在南方，有什麼東西在聚集——還不是一團，只是很濃密，是一種模糊、不明確的霧朦朧，是空氣中的一種氣息，像一隻野獸的氣息。這意味著雨要來臨，水將充滿乾枯見白堊底的池塘；在池塘兒，輪藻的叉狀骸骨在泥灰中蔓延開來。只要雨水一沖，很快地，這一切的廢物，這一切的凋萎，將由沉默的棕色屍體腐土善加利用。